

第一章 穿書任務是作死

景泰十年，景朝國都，盛陽。

此時正值七月，百花齊放，香氣瀰漫著整個御花園，引得眾嬪妃皆來欣賞，歡聲笑語，好不熱鬧。

在御花園的東北方有一處面闊五間的小型殿宇，名叫絳雪軒，與御花園的熱鬧不同，這裡很冷清，偌大的殿宇，只有三個打掃的小太監，以及兩個正在迴廊下小聲說話的宮女。

「小綠，妳是不是快走了？」

「唉，別提了，我姑母又說辦不成了，最近我們絳雪軒調走太多人了，已經引起內務府的注意，要是再走關係調到別處，不僅不可能成功，還會吃一頓板子。」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

「其實很正常，主子不管如何，也是絳雪軒的主人，怎麼可以沒人伺候。」

「是啊，也是妳運氣不好，我沒有關係走不成也就罷了，妳有關係卻因為晚了一步也走不成，太可惜了。」

「算了，不想了，在這裡雖然無人問津，可最起碼不會有生命危險。」

宮中有多危險，她們都知道，在宮中，人命是最不值錢的東西。

「奴婢見過主子！」

兩個小宮女剛說完話，就看到兩個人從大殿中走出去，神情一慌，連忙屈身行禮。順著她們的視線看去，只見著一襲淡粉色宮裝的女人慢慢走過，她的身後跟著一個清秀的宮女。

女人淡淡地看了她們一眼，美麗的眉眼微抬，薄唇輕啟，語調微揚，傲然道：「免禮。」

「多謝主子。」

哪怕已經看了一個月了，兩個小宮女依舊被女人美到極致的容貌驚豔到，這樣的美人兒只能偏居一隅，實在是可惜。

這女人正是楚瑤筠，絳雪軒的主人，景泰十年進宮的秀女，被封為八品采女。楚瑤筠自然不知那兩人的想法，她對這裡的一切都不感興趣，現在只想去一個地方。

為了不讓人看出端倪，楚瑤筠邁著和往常一樣平緩的步伐，緩緩走出絳雪軒，向東邊走去。

楚瑤筠身後的半雪眼中閃過一絲疑惑，那邊是冷宮所在，主子去哪兒做什麼？

楚瑤筠一直往東走，大約走了半里地，正好走到冷宮門前……的大樹旁。

等楚瑤筠停下腳步，半雪馬上上前，擔憂道：「主子，這裡到底有些……不吉利，我們不便久待。」

楚瑤筠微微搖頭，「再等一下。」

在半雪看不到的地方，楚瑤筠高傲的眼神慢慢變得複雜起來。

半雪以為楚瑤筠在看冷宮，卻不知道她看的是大樹下的那隻貓。

貓兒通體黑色，沒有其他雜色，身軀嬌小，顯然出生沒多久，只可惜，牠才看到

這個世界，可能就要離開了。

牠的身上滿是血跡，旁邊的地上也有絲絲血跡，失了這麼多血，對這隻貓來說，已經足夠致命了。

一個生命可能離開，常人看到總會傷感一番，可楚瑤筠卻沒心思傷感。

她急忙從絳雪軒出來，就是為了看看這隻貓在不在，在來的路上，她一直心懷僥倖，希望她以為的都是錯的，可看到牠後，最後一絲僥倖消失，只剩下絕望。正在這時，那隻貓突然睜開眼睛，和楚瑤筠對視，牠的眼中竟然流露出祈求的神色，就如同人一般。

楚瑤筠卻一點也不驚訝，就在這一瞬間，她做出了決定。

「半雪，我們走吧。」楚瑤筠直接轉身離開。

那隻貓誰愛救誰救，她惹不起，總歸還是躲得起的。

「滴！宿主成功觸發劇情，系統開始綁定。」

「紅色警報，紅色警報，檢測到宿主 OOC 值超過十，強制接受懲罰任務。」

「一天之內，救活宿主身後的那隻貓。」

楚瑤筠剛走出一步，就停下腳步，緊接著一連串的聲音在她的腦海中響起，過了好幾秒才停下來。

楚瑤筠很驚訝自己的接受能力，剛才竟然沒有叫出來，或許在她的潛意識就不相信自己能逃脫劇情。

聽到系統的聲音，楚瑤筠隱隱鬆了口氣。

半雪見楚瑤筠猛地停下腳步，疑惑道：「主子，怎麼了？」

楚瑤筠沒有說話，只是轉身看向那隻貓，半雪順著她的目光看去，才發現那裡有隻貓，看到牠的傷勢，半雪眼中閃過一絲憐憫。

「主子，牠似乎不行了，您……」

雖然同情那隻貓，可半雪並不希望楚瑤筠插手，萬一沒救過來，那就太晦氣了。

楚瑤筠擺擺手，走了回去，蹲下身子，輕柔地把貓抱起來，吩咐道：「半雪，去貓兒房找個小太監來。」

半雪欲言又止，最後還是聽命。「……是。」

楚瑤筠毫不在意貓身上的汙穢，抱著牠回到絳雪軒，沒一會兒，半雪就帶著一個小太監走進來。

楚瑤筠發現半雪的臉色有些不對，再看到那個小太監雖是向自己行禮，可動作卻透露著隨意和輕蔑，她哪裡會不知道半雪是受了委屈，或許不只是委屈，可能還失了些錢財。

宮中之人慣會捧高踩低，這彷彿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天賦，楚瑤筠現在不宜和他們起爭端。

小太監雖然對楚瑤筠不敬，可在錢財的作用下，倒也用心，仔細檢查了一番後道：

「回楚采女，這種貓是西域藩國進貢的西母貓，生命力頑強，再加上牠受的都是外傷，雖然失血過多，不過敷幾天藥就能好。」

楚瑤筠聞言，頭也不抬道：「半雪，隨公公去拿藥。」

「奴才告退。」

小太監隨意拱手行禮，退出大殿，半雪緊隨其後。

楚瑤筠靜靜地坐在主位上，懷裡抱著貓，眼中帶著萬千思緒，大殿中一片安靜，只有一人一貓的呼吸聲。

半雪取藥用的時間久一點，大約過了半個時辰，她才回來，手裡提著一個藥包，輕聲道：「主子，把牠交給奴婢吧，奴婢先幫牠洗乾淨，再換藥。」

楚瑤筠點頭，她並沒有親力親為的打算，不過她倒是想到一個問題，該給貓起個名字。

等半雪抱著洗乾淨的貓進來，楚瑤筠單手支著下巴道：「半雪，以後就叫牠小黑吧。」

簡單又好記，多好。

半雪嘴角抽搐，憐憫地看了一眼小黑，低聲應道：「是，奴婢記住了。」

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半雪發現小黑眼中閃過一絲不屑，可等她仔細看，卻什麼也沒看到。

半雪苦笑地搖搖頭，看來她這一個月太緊張了，都出現幻覺了。

按照小太監教的方法，半雪小心地為小黑敷好藥，然後又把牠遞給楚瑤筠。

這時，楚瑤筠腦海中又響起那個聲音。

「任務完成，警報解除。」

楚瑤筠擡貓的手一頓，隨後道：「半雪，這次用了多少銀兩？」

半雪聞言，情緒低沉，不滿地道：「主子，那幫人太貪心了，請他們幫忙用了十兩也就罷了，結果拿藥還要五十兩。來之前，老爺給了一千兩，奴婢本以為可以用很久，可這才過去一個月，就已經用去兩成了，奴婢擔心……」

楚瑤筠知道半雪在擔心什麼，低頭看了眼某隻正閉目養神的貓，一臉不在意道：「沒事，以後會有的。」

半雪知道楚瑤筠的意思，自家小姐一向自詡美貌，十分肯定只要見到皇上就會得寵。

只是，真的能見到皇上嗎？

而楚瑤筠想的卻是，救命之恩大於天，某人隨意賞個千八百兩黃金不過分吧？

「現在什麼時辰了？」楚瑤筠突然問道。

半雪一愣，隨後答道：「已經申時末了，再過半個時辰就該用晚膳了。」她以為楚瑤筠是在關心晚膳的事。

楚瑤筠卻是輕聲呢喃，「已經申時末了，那麼……」

沒有再繼續說下去，可她的餘光卻一直注意著小黑。

過了沒一會兒，小黑突然睜開眼睛，彷彿才感覺到身上的傷，痛苦地「喵」了一聲。

此時正好是酉時。

楚瑤筠馬上把牠抱起來，仔細看牠的眼睛，與之前相比，牠的眼睛要無神很多，而且爪子一直想搆受傷的地方，卻搆不著。

楚瑤筠嘴角勾起，她最後一個想要印證的地方已經證實了。

半個時辰後，楚瑤筠看著眼前的四個菜，差點跳起來。

說好的錦衣玉食，榮華富貴呢？這白菜幫子，小蔥拌豆腐是怎麼回事，好不容易有個木須肉，可是只有零星幾片肉，就連木耳都很少，大部分都是蔥，又算是什麼情況？

御膳房的廚藝都是這麼慘不忍睹的嗎？

看著半雪毫不意外的眼神，楚瑤筠就知道她這一個月都是過著這樣的日子。

楚瑤筠在小說中見到過無數次這樣的情景，一般冷宮或者不受寵的嬪妃都是這種待遇，以前還沒感覺，等親身體驗到，楚瑤筠只想和他們討論一下人權的問題。

太狗眼看人低了，你們就這麼確定老娘翻不了身嗎？

楚瑤筠忍不住悲憤道：「半雪，妳是不是也覺得我不可能得寵？」

半雪猶豫片刻，決定實話實說，「主子，有李婕妤在，您得寵的希望真的不大。」

她太瞭解自家主子了，太過自信，說不好聽點就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讓她接受現實總比作死強。

楚瑤筠這才想起來她剛進宮就得罪了一個中級小 Boss。

其實，後宮女人的矛盾就那麼幾個，不是因為聖寵就是因為容貌。

楚瑤筠身為一個新進宮的秀女，她連景泰帝的面都沒有見過，自然不會有聖寵，她會得罪李婕妤，純粹是因為她長得……太好看了。

李婕妤身為左相的嫡次女，已故先皇后的嫡親妹妹，身份是何等的顯赫，在李婕妤進宮前，民間多有傳聞，李婕妤足以與鍾無艷媲美。

聽到這話，凡是沒見過李婕妤的人，肯定都以為那是在誇讚她的才華和能力。

可作為見過李婕妤的人，楚瑤筠很清楚那話是諷刺李婕妤的相貌。

也不知道李家怎麼會任由這句話傳出去。

楚瑤筠現在回想起李婕妤的相貌，都忍不住咂咂嘴，那女人的相貌絕對是景朝貴女中的一朵奇葩，太——平凡了。

如果不是她的身分，楚瑤筠都懷疑當時驗身的嬪嬪很可能會把她塞回娘胎裡，回爐重造。

楚瑤筠暗戳戳胡思亂想一番，可一看到桌上的飯菜，肩膀頓時垮了下來，人家再醜，那也是從三品婕妤，收拾一個小小的采女，還不是手到擒來，而且還是不需要親自動手的那種。

自從李婕妤用手段把楚瑤筠發配到這鳥不拉屎的地方後，就沒有再管過她，可一看她現在的生活就知道，捧高踩低、討好李婕妤的人一直存在。

楚瑤筠含著淚吃完自己在這裡的第一份晚膳，然後大手一揮，讓人把飯菜撤下去。只有這種時候，楚瑤筠才能清楚地感覺到她是主子，也有可以使喚的人。

用過晚膳，楚瑤筠就打發半雪守在門口，她則靠在寢殿的軟榻上，整理思緒。

在今天之前，不對，應該說在幾個時辰以前，她還生活在二十一世紀，積極投身教師行業，結果卻突然從考場上來到這裡，一點徵兆都沒有。

楚瑤筠穿過來時，原主正在午睡，誰也不知道原主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換了個芯。

楚瑤筠花了半個時辰消化原主的記憶，得知原主和她同名同姓，是剛進宮一個月的秀女，這裡是景朝國都盛陽，現在的皇帝是景泰帝。

得知這些消息後，楚瑤筠有種詭異的熟悉感，原主和她看過的一本小說裡的女配很相似。

小說中，原主在進宮一個月後，會在機緣巧合下救活一隻小黑貓。

為了證實自己的猜測，楚瑤筠才會急匆匆地去到冷宮附近，直到看到小黑，楚瑤筠終於死心了。

這就是那本被無良作者坑了的小說，而楚瑤筠就是那個出場次數不多，最後註定要領便當的女配。

「系統，我還可以回家嗎？」楚瑤筠突然在心裡默念道。

「可以。」

楚瑤筠頓時大喜，「怎麼回去？」

「只要宿主替劇情人物走完她的一生，就可以回到原本世界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簡單來說，在這段時間內，宿主就是劇情人物，宿主必須完全按照劇情人物的性格行事，一旦宿主的 OOC 值超過五，就會接到一個懲罰任務，接不接受隨宿主心意，但如果 OOC 值超過十，宿主就必須強制接受懲罰任務。」

楚瑤筠了然地點頭，「就像之前那樣？」

「沒錯，那是劇情人物人生的轉捩點，不可改變。」

「你剛才說，我可以自願選擇接不接受任務，那我要是不接受會怎麼樣？」

「宿主放棄任務，等同於任務失敗，根據任務的等級不同，劇情人物的家人或者宿主原世界的家人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。」

「……你狠。」

楚瑤筠咬咬牙，她可以不在乎自己，可她不可能不在乎家人，而且她已經佔據了原主的身體，再害她的家人受傷，她心裡也會不安。

「系統，我是不是按照原主的軌跡，把自己作死就算完成任務了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很好，希望你不要騙我。」

「本系統童叟無欺，過去的客戶好評度達到 99.99%。」

「……呵呵，你放心，我絕對會拉低你們的好評度的。」

無緣無故把她弄到這個鬼地方，還指望她給好評？不要作夢了。

「系統，你的功能不會就只有檢測我的 OOC 值吧？那也太無用了。」

楚瑤筠很懷疑她的這個金手指一點用都沒有。

「本系統功能多多，但對於宿主有用的，只有感知危險這一項。」

很好，很實用，只是楚瑤筠一點也不激動，她涼涼道：「系統，我的任務就是為了作死，你這樣一來，我還怎麼死？不死我又要怎麼回家？」

楚瑤筠表示：阻止她去死的一切障礙物都要清除。

「宿主請注意，宿主必須按照劇情人物的軌跡走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如果原主是被人毒死的，而我卻被人殺死了，就算是任務失敗？」

「是。」

靠！楚瑤筠這麼有涵養的人都忍不住爆粗口，這年頭想死都得按姿勢來，不對還不行？

「那我要是無法完成任務，怎麼辦？」

楚瑤筠覺得她很有可能無法完成任務，那她不是白死了？

「刪檔重來。」

這四個字很容易理解，若是無法完成任務，她就會一次次地重複經歷這一切，直到完成。

楚瑤筠想想那畫面，忍不住打個冷顫，這種事一次就夠了，還是不要再來一次了。知道了自己的任務，楚瑤筠就開始回憶原主是怎麼死的。

首先，楚瑤筠看的那本坑了的小說不是女主文，主視角是男主，也就是景泰帝辰翼軒。

那本書坑的時候已經寫了一百萬字了，從男主幼年，到他十六歲登基，然後一直到景泰十一年，原主把自己作死，原主死後一個月，景泰帝突然得了一場重病，昏迷不醒，在景朝勢力範圍內遍訪名醫，也無濟於事。

無良作者就坑在了這地方，男主是死是活不知道，西域眾藩國趁景泰帝昏迷，大軍進攻景朝，結局如何同樣沒人知道。

當然，以後的事和楚瑤筠也沒關係，她需要在意的是她死前的這一段時間。

在書中，景泰帝不知道為什麼每天都會變成一個時辰的貓，而且那貓如果死亡，他也活不成，楚瑤筠剛才救的小黑，就是景泰帝。

這也是原主做的事，因此原主就成了景泰帝另類意義上的救命恩人，景泰帝雖然多情又無情，他還是知恩圖報的。

景泰帝給了原主無上的榮寵，以及尊貴的位分，雖然不愛她，可他確實把能給的都給她了，如果原主能夠知足，絕對可以一世榮華。

只可惜，原主並不知足，她愛上了不該愛的人——景泰帝，還一心想要讓景泰帝也喜歡上自己。

其實，景泰帝如果沒有喜歡的人，看在救命之恩的分上，他或許會對原主一直榮寵下去，可事情壞就壞在，景泰帝心裡有一個白月光，那個白月光藏在他心裡多年，兩個人一相認，景泰帝的情感就一發不可收拾。

偏偏原主屢次對景泰帝的白月光下手，一點點耗盡了景泰帝對她的耐心，沒有了景泰帝的保護，原主就像沒了牙齒的老虎，任人宰割。

最後原主就在一個雪夜，淒慘地死在仙雪宮，身邊只剩下半雪一個人。

楚瑤筠看小說時，其實一點也不喜歡原主，一個小小的縣令之女，也不知道哪來的底氣，不僅飛揚跋扈，目中無人，而且還很愚蠢，雖然不曾真的害人性命，可那性格真的很不討喜。

原主得寵後更是變本加厲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也因此失寵後，很多人都落井下石。

小說中對原主的著墨並沒有太多，那畢竟是男主文，前九十多萬字都在講景泰八年之前的事，然後時間線一下子跳到景泰十年，原主這一批的秀女進宮，景泰帝莫名其妙變成貓。

接下來的不到十萬字，一多半都在寫景泰帝利用貓的眼睛看著後宮百態，原主的存在就是為了引出那隻貓。

所以，楚瑤筠雖然知道劇情，可她知道更多的是與原主無關的事，比如她知道先皇后是怎麼死的，她還知道很多皇宮祕辛，估計進宮最久的張淑妃和王賢妃都沒有她知道的多。

可這並沒有什麼用，楚瑤筠又沒有打算打敗一眾嬪妃，坐上寵妃的位置，然後扶持自己的孩子上位，她的願望可是順順利利地作死，回去和自己的家人一家團聚。想到這兒，楚瑤筠又想起一件事，景泰帝登基十年，至今不僅沒有皇子，連公主都沒有，因此朝廷上下都在懷疑景泰帝的能力，每次選秀都會塞進一大幫女人，美名其是為繁衍子嗣，而景泰帝也照單全收。

景泰帝雖然能力出眾，是個賢明的君主，可他從來不會在女色上委屈自己。

他想寵誰就寵誰，想封誰就封誰，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來，幾乎不會顧及前朝大臣，因為朝廷的軍政大權都在他手裡，人家有底氣。

於是，就連百姓都知道，景泰帝喜歡嫵媚動人、熱情大方的女人，送進宮的秀女也大都是這個樣子。

只有楚瑤筠是個意外。

楚瑤筠長得很美，瓜子臉，小巧精緻的五官，閃閃發光的大眼睛，以及那凹凸有致的身材，論美來說，整個後宮沒一個比得上楚瑤筠。

只是楚瑤筠美雖美，卻不是景泰帝喜歡的那一款，楚瑤筠長得太清純，比起妖姬，她更像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蓮花，如果不是太后拍板讓楚瑤筠入宮，主持選秀的張淑妃絕對會把她刷下去。

第二章 一人一貓生命共同體

甘泉宮。

辰翼軒用朱筆在奏摺上緩緩批下一下「准」字，然後合上奏摺，放在右手邊，此時，他的右手邊已經放滿了批好的奏摺。

一旁恭敬侍立的御前大總管王立恩看看外面的天色，躬身道：「陛下，已經亥時初了，該就寢了。」

辰翼軒聞言，手下一頓，抬頭一看，發現天已經黑了，遂放下朱筆，「王立恩，朕讓你查的事情，如何了？」

王立恩連忙回道：「回陛下，絳雪軒的楚采女是七品縣令之女，因容貌俱佳被

太后娘娘選進宮，被封為八品采女。」

「哦？被母后看中的？」辰翼軒饒有興趣地問道。

王立恩見辰翼軒感興趣，連忙把自己知道的說出來，「太后娘娘說，宮中的嬪妃大多都是一個樣子，未免看得無聊，也該進些新奇的，讓陛下新鮮新鮮。」

「哈哈——」辰翼軒聞言大笑，「母后這是對朕不滿意了，拐著彎說朕眼光不好呢。」

王立恩恭敬地聽著，並沒有發聲，太后是辰翼軒的母后，不是他一個小小的閹人可以評價的。

辰翼軒笑了幾聲，吩咐道：「王立恩，明天記得提醒朕去給母后請安，母后年紀大了，氣總憋著對身體不好，還是得發洩出來才行。」

「是，奴才一定記得。」

辰翼軒又把話題轉回楚瑤筠身上，「宮中那麼多宮殿，楚采女為何會被安排住得那麼偏僻？賢妃一向聰明，怎麼會犯這等錯誤？」

絳雪軒距離冷宮那麼近，他深諳後宮的爾虞我詐，一想就知道不簡單。

王立恩不敢遲疑，連忙答道：「賢妃娘娘一開始把楚采女安排在李婕妤旁邊的雲光樓，只是……李婕妤說她和楚采女八字相剋，不適合住得太近，因此楚采女主動提出要搬到絳雪軒。」

主動提出？

「這樣啊，挺巧的。」辰翼軒臉上依舊帶著笑容，好似沒察覺到別的。

王立恩一時也猜不出辰翼軒的心思，猶豫片刻，開口道：「陛下，可要召楚采女侍寢？」

「嗯？」辰翼軒淡淡地瞥了王立恩一眼。

王立恩頓時直冒冷汗，「撲通」一聲跪在地上，求饒道：「奴才該死，請陛下責罰。」

王立恩恨不得狠抽自己幾個大耳刮子，妄自揣測聖意是死罪，他竟然會犯這麼愚蠢的錯誤。

辰翼軒站起身，似笑非笑地看了王立恩一眼，依舊帶著笑意道：「王立恩，朕都不知道你這麼喜歡跪著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跪一夜吧。」

說完，辰翼軒轉身走進寢殿。

王立恩頓時鬆了口氣，衝著辰翼軒的背影磕頭謝恩，「奴才謝主隆恩。」

然後，王立恩就這麼跪在地板上，絲毫不敢移動。

辰翼軒一個月中總會有十天左右是在甘泉宮就寢，他很少在甘泉宮召幸嬪妃，王立恩剛才的話確實是逾越了。

如果不是看在他忠心耿耿，又跟隨自己多年的分上，辰翼軒絕對不會只罰他跪一夜這麼簡單。

辰翼軒換上一身明黃色睡衣，躺在床榻上，沒有立刻入睡，而是回想這兩天發生在自己身上光怪陸離的事情。

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可以附在一隻貓身上，是在三天前。

他原本正在批改奏摺，一到申時，突然昏了過去，等他再次恢復知覺，就不知道

到了哪裡，直到他想開口說話，卻聽到一聲「喵」的時候，他才知道自己成了一隻貓。

他小時候有一段時間很叛逆，不好好讀書，反而去看一些靈異怪誕的故事，當時看得興起，卻也知道那是假的，沒想到有一天會親身經歷。

他畢竟當了十年的皇帝，很快就鎮定下來，靜靜地等待時間流逝，想知道他還可不可以變回去。

很快一個時辰就過去了，等辰翼軒再次回到甘泉宮，已經是酉時了。

此時，甘泉宮已經亂作一團，太醫都診斷不出他得了什麼病，王立恩急得差點去請太后。

他以身體勞累過度為藉口把太醫打發走，輕飄飄地將此事揭過。

他知道自己經歷的事情太離奇，根本無法和其他人說，萬一被當成妖怪，哪怕他是皇帝，很有可能在民憤下被燒死。

他不會拿自己開玩笑，在得知每天都會有一個時辰變成貓之後，他就吩咐王立恩在這段時間不允許任何人打擾他。

他從小就對動物敬謝不敏，不討厭也不喜歡，如果他貿然要養一隻貓，估計太后都要來問問他怎麼了。

為了不讓人察覺到古怪，他本來打算等過段時間，找個合適的理由把貓帶到自己身邊，保護起來。

結果今天就發生意外了……

他今天還沒有附身到貓身上時，就突然感覺身上一陣疼痛，像是被幾個人輪流踢打似的。

那時他似有所感，直到附身在貓身上，看到牠身上的傷口後，他才證實，他堂堂景朝皇帝，竟然要和一隻貓咪同生共死，這是何等的諷刺！

他察覺到生命漸漸流逝，開始慌亂起來，他寧可死在戰場上，也不願這麼憋屈地死去。

他想要自救，可他一動就渾身疼痛，但他仍咬著牙忍耐，怎料才移動幾步就沒了力氣。

他有氣無力地趴在地上，眼皮越來越沉，那種感覺他至今都記得，那是一種說不出的絕望。

所以，驕傲如他，才會在看到楚瑤筠的時候，露出哀求的眼神，他當時只想要活下來。

雖然不知道楚瑤筠為何去而復返，可他並不在意，只知道自己得救了。

楚瑤筠雖然長得不是他喜愛的那一款，不過看在她救了他一命的分上，他不介意給她一世榮華。

只不過，貓兒房的那些人應該長長記性了。

辰翼軒眼中閃過一絲怒火。

他當時失血過多，他們每一刻的耽誤，都威脅到他的性命，等同於意圖弑君，他豈能饒了他們！

次日下朝，辰翼軒剛走出未央宮，王立恩就上前提醒道：「陛下，該去給太后娘娘請安了。」

辰翼軒腳步一頓，點頭笑道：「對對對，朕差點忘了。」

等辰翼軒坐上龍輦，王立恩連忙吩咐道：「擺駕長樂宮！」

辰翼軒的龍輦太顯眼了，離得遠遠的，長樂宮的人就知道皇上來了，一邊派人稟告太后，一邊跪地等待接駕。

等辰翼軒到達長樂宮，跪了一地的太監宮女立刻高呼道——

「奴才給皇上請安。」

「奴婢給皇上請安。」

辰翼軒隨意擺擺手，「都起來吧。」說完，他腳步不停地走向正殿。

王立恩小跑著跟在後面，哪怕膝蓋處一陣疼痛都不敢有絲毫停頓。

此時，正殿門口有一個圓臉面善的嬪嬪正在等候，一看到辰翼軒，馬上笑道：「奴婢給皇上請安。」

辰翼軒連忙扶住她，語氣親近道：「王嬪嬪不用多禮。」

王嬪嬪順著辰翼軒的力氣站好，笑著謝恩，然後領著辰翼軒進殿，「皇上可是有陣子沒來長樂宮了，太后一直念叨您呢。」

「阿琪，妳瞎說什麼，誰念叨他了？」

辰翼軒還沒說什麼，一道嚴肅的聲音響起。

阿琪正是王嬪嬪的閨名。

辰翼軒和王嬪嬪無奈地對視一眼，然後辰翼軒揚起笑臉，腆著臉道：「母后想念兒子，乃是天經地義之事，王嬪嬪怎麼就瞎說了？」

順著辰翼軒的目光看去，只見主位上坐著一位婦人，身著一襲正藍色宮裝，烏黑的頭髮以中分的方式向後梳攏，在腦後盤成大大的髮髻，頭上戴著鳳冠，容貌秀麗，卻更顯威嚴。

太后冷著臉，完全無視辰翼軒的笑臉，冷聲道：「皇帝不在甘泉宮處理政務，來哀家這長樂宮做什麼？」

辰翼軒早有準備，也不在乎太后的冷臉，溫同道：「父皇臨終前，囑咐兒子一定要多聽母后的教誨，這不，今天兒子就來叨擾母后了。」

太后冷哼一聲，嘲諷道：「教誨？呵，哀家可沒有那麼大的本事，你可是皇帝，哀家哪裡敢說你的不是。」

辰翼軒搖頭，笑道：「瞧母后這話說的，兒子永遠都是母后的兒子，母后自然有資格教導兒子。」

「此言當真？」太后狐疑道。

「君無戲言。」辰翼軒認真地點頭。

「好！」太后大聲道：「哀家也沒別的要求，新晉嬪妃已經進宮一個月了，皇帝也該召人侍寢了，至於張淑妃和麗貴嬪那裡，哀家相信她們身為宮中的老人，會

知道分寸的。」

太后剛說完，辰翼軒就露出猶豫的神色，太后一看，聲音微冷，「怎麼，皇帝不願意？」

辰翼軒搖頭，雙手一攤，「母后，兒子不是不願，只是兒子從未見過她們，不知道該從誰開始。」

太后聽到這話，知道他不是故意推托，臉色緩和許多，輕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？阿琪，選秀時，哀家特意留下的那個秀女是誰來著？」

王嬪嬪笑道：「是楚采女。」

太后點頭，「那就從她開始吧。」

「既然母后這般說，兒子自當照辦。」

話音落下，太后和辰翼軒都笑了。

王立恩卻是心神一顫，他好像知道得有點多。

辰翼軒答應了太后的要求，太后也不再冷著臉，母子二人的相處倒也融洽。

半個時辰後，辰翼軒起身道：「母后，兒子還有朝政要處理，改天再來向母后請安。」

太后點頭，溫同道：「去吧，不要忘了答應哀家的事。」

看著辰翼軒離開，王嬪嬪擔憂道：「太后，您會不會將皇上逼得有些緊了？」

太后臉上的笑容漸漸收斂，斜靠在榻上，歎氣道：「阿琪，皇帝已經登基十年了，將近而立之年，景朝需要有一個皇子，哀家不在乎他寵誰，可是龍嗣不只是家事，還是國事，不能由著他的性子來。」

「唉，希望皇上可以明白您的苦心。」

太后搖頭，「哀家只希望早點抱上孫子，至於其他的……隨意吧。」

王嬪嬪見太后情緒不高，連忙安慰道：「太后定當心想事成，奴婢記得那楚采女看上去是個好生養的，就是身子骨有些柔弱。」

太后聞言笑了，「哀家就是看中她這一點，至於身子骨，宮裡最不缺的就是珍貴藥材，只要她能懷上龍嗣，哀家就能讓她順利將孩子生下來。」

「楚采女能得太后垂青，真是她幾輩子修來的福氣。」

太后輕撫護甲，眼神看著殿外，聲音飄忽道：「哀家衷心希望她的福氣可以繼續下去，為皇帝、為景朝誕下皇子。」

甘泉宮。

辰翼軒坐下後，看向王立恩，笑道：「王立恩，朕記性不太好，今天在長樂宮太后說的事，你可要幫朕記牢了。」

王立恩身體一顫，連忙答道：「遵旨，奴才定當謹記。」

辰翼軒不是特別勤政的帝王，他大權在握，不需要凡事親力親為，呈到御案上的奏摺都是左相和右相篩選過的，一些無關緊要的奏摺根本不會呈到他面前，這讓他的工作量大大減少。

可即便如此，辰翼軒每天花在處理奏摺上的時間也不會少於四個時辰。

轉眼間，時間流逝，不知不覺已經快到申時了。

辰翼軒正要打開一份奏摺，就聽到王立恩稟報道：「陛下，還有一刻鐘就到申時了。」

辰翼軒手下一頓，抬頭看了眼天色，隨後點頭，起身道：「王立恩，吩咐下去，任何人不得打擾朕。」

「遵旨。」

辰翼軒剛躺到龍榻上，就感覺意識一陣模糊，等他再清醒，發現自己已經到了絳雪軒。

此時，楚瑤筠正坐在庭院裡，帶著小黑沐浴在陽光下，很是愜意。

楚瑤筠一直注視著小黑的變化，之前明明還在懶洋洋地曬太陽，現在卻身體猛地一僵，還四處亂看，不用說，肯定是辰翼軒來了。

楚瑤筠慢慢撫摸小黑的毛髮，得意道：「半雪，妳看看小黑，是不是比剛才活潑多了？」

半雪聞言看了小黑一眼，笑道：「可不是嘛，可能是傷好了，想要出去玩了。」

「哟，幾日不見，妹妹氣色好了不少啊。」

一道尖銳戲謔的聲音突然響起，楚瑤筠順勢看去，只見一個身著淡藍色宮裝，容貌秀麗的女人正居高臨下地看著她，眼中帶著不屑。

楚瑤筠眉心一跳，她想起來這人是誰了，臉色一冷，將小黑放下，不耐道：「孫才人向來無事不登三寶殿，有事嗎？」

此人正是楚瑤筠的鄰居，玉粹軒的孫才人。

孫才人神色如常，彷彿一點也不介意楚瑤筠的態度，倒是她身後的一個宮女開口道：「楚采女好生張狂，見了我家主子竟然不行禮？」

楚瑤筠聞言，臉上頓時帶上一絲怒火，正要發怒，就被半雪拉住，半雪哀求地搖搖頭。

隨後，楚瑤筠面帶不甘，身體微微下蹲，揚聲道：「妾身向孫才人請安。」

見楚瑤筠低頭，孫才人臉上浮現一絲笑意，上前一步扶起楚瑤筠，笑道：「妹妹太見外了，我們姊妹之間無須多禮。」

楚瑤筠順勢站好，冷哼一聲，「孫才人不用假惺惺了，有什麼事就說吧。」

孫才人故作憂傷道：「妹妹這話就傷姊妹的心了，姊妹可是誠心想要和妹妹交好的，都怪這奴婢壞了妳我姊妹之間的情分。」說完，孫才人扭頭訓斥那名宮女道：

「元英，還不快向楚采女賠罪。」

元英連忙自打耳光，毫無誠意地求道：「奴婢知錯了，請楚采女恕罪。」

孫才人歉然道：「妹妹，都是姊妹沒有管教好下人，讓她們太放肆了，妹妹要打要罰，姊妹絕無二話。」

雖是這麼說，但孫才人十分肯定楚瑤筠不會處罰元英，做了一個月的鄰居，她自認十分瞭解楚瑤筠，明明身分低微，性子卻十分高傲，哪怕氣得半死，也拉不下臉來和奴才一般見識。

只是這次，孫才人要失望了。

楚瑤筠看向元英，眼神毫無波動，冷笑道：「這樣的奴才確實該罰，既然孫才人這麼大方，我也不好拒絕，就打二十大板吧。」

孫才人臉色一僵，不自然地看了楚瑤筠一眼，她依舊是高傲的樣子，只是怎麼不按牌理出牌了呢？

元英也愣住了，心想楚采女不應該是這樣的啊，還沒等她想明白，就聽到孫才人乾咳兩聲，元英猛地清醒，當務之急是讓楚采女放過她。

想到這兒，元英「撲通」一聲跪在地上，又搥了自己兩個耳光，這次不同於上次，為了讓楚瑤筠消氣，她是用了狠勁的，小臉立刻就腫了，低泣道：「楚采女，奴婢知錯了，是奴婢豬油蒙了心，一時忘了分寸，請楚采女大人有大量，饒了奴婢這一回。」

孫才人身分低微，身邊就這麼個可用的人，她也不想自斷臂膀，開口道：「既然她已經知錯了，妹妹就饒了她這一次吧，姊姊今後一定對她嚴加管教。」

孫才人現在心裡一點也不好受，本來是來作踐楚瑤筠的，結果自己惹了一身騷。楚瑤筠聞言，譏諷道：「孫才人既然捨不得這個奴才，那就不要裝作大度，妳難道不知道，妳現在這個樣子，更讓人作嘔嗎？」

「妳……楚瑤筠，我是看妳可憐，才好心好意來安慰妳，妳不要不識好歹。」孫才人被楚瑤筠說得臉一陣青一陣白，也顧不得裝溫柔，怒聲道。

自從原主被李婕妤安排住到絳雪軒，孫才人每隔幾天都會打著安慰的旗號，過來對原主冷嘲熱諷，經常把原主氣得半死。

楚瑤筠一點都不想和她虛與委蛇，不耐道：「看來孫才人並無正事，既然如此，請回吧，我還要照顧我的寵物呢。」

孫才人卻不甘就這麼灰溜溜地離開，聽到楚瑤筠說寵物，一扭頭就看到正舒服曬太陽的小黑，眼睛一亮，語氣不善道：「妹妹，這後宮誰都知道皇上不喜歡小動物，妳卻養了隻西母貓，可是對皇上不滿？」

孫才人突然拿貓說事，不只楚瑤筠沒料到，就連辰翼軒都愣住了。

他對於楚瑤筠和孫才人之間的言語交鋒，一點興趣都沒有，他自幼長在後宮，對後宮的爾虞我詐最是清楚。她們二人剛才的機鋒不過是小意思。

可現在，他好好地曬個太陽都被殃及了，這讓他很不高興。

而楚瑤筠則是在心裡為孫才人默哀，天作孽猶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啊。

「妹妹為何不說話？可是無話可說，不能辯白？」

孫才人很得意，在她看來，楚瑤筠這是慌了。

楚瑤筠卻搖頭，「孫才人這話我可不敢苟同，皇上是不喜歡動物，可他並沒有撤掉貓兒房，這表示皇上並不介意後宮嬪妃飼養動物，皇上乃是明君，胸懷寬廣，豈會計較這等小事？」

「妳……妳竟然為了這個小畜生，違背皇上的喜好？真是枉為後宮嬪妃。」孫才人沒想到楚瑤筠如此能言善辯，有些氣急敗壞道。

小畜生？楚瑤筠不動聲色地瞥了一眼小黑，不禁感歎，看來孫才人是在作死的路上一去不復返了。

第三章 今晚擺駕絳雪軒

不等楚瑤筠出聲，孫才人繼續說道：「我等能沐浴皇恩，被選為後宮嬪妃，是我等的榮幸，自當以皇上為天，皇上的喜好就是我等的喜好，妹妹，別怪姊姊沒提醒妳，這個小畜生，妳還是儘早解決掉比較好。」

太感動了，孫才人對辰翼軒簡直就是真愛啊，只不過她左一句小畜生，右一句小畜生的，也不知道皇上是感動多一點，還是憤怒多一點。

楚瑤筠稍微分神，差點忘了裝跋扈，隨後才回神，下顎微抬，冷聲道：「那依孫才人的意思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孫才人以為楚瑤筠被嚇到了，得意一笑，說道：「自然是處理了牠。」

「殺了？」楚瑤筠冷笑，「這可不是什麼好主意。」

孫才人見此，不慌不忙道：「妹妹，妳可要想清楚，是這個小畜生重要，還是妳的前途重要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楚瑤筠看看小黑，似乎有些猶豫不決。

辰翼軒卻被楚瑤筠那一眼看得渾身汗毛豎起，她不會真的打算殺了朕吧？

隨後楚瑤筠搖頭，「小黑畢竟是我撿來的，我可下不去手。」

呼——辰翼軒放心了，還好還好。

然後楚瑤筠話鋒一轉，「既然孫才人這麼熱心，就由妳代勞吧。」

辰翼軒的心還沒完全放下，就聽到楚瑤筠這話，心瞬間又提了起來。

這女人……

孫才人聞言愣住了，她幫忙代勞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孫才人臉色一沉，不悅道：「妹妹這意思是，妳心腸軟下不了手，姊姊我就心腸狠毒能下手了？」

楚瑤筠冷哼，「孫才人想讓我把小黑處理了，不就是打著這個主意，讓皇上以為我是心腸歹毒之人嗎？」

孫才人沒想到楚瑤筠會看出她的意圖，不自然道：「妹妹這是哪裡話，姊姊也是一番好意，既然妹妹不領情，那就算了，我們走。」

楚瑤筠看著孫才人的背影，嘴唇勾起，微微一笑。

半雪卻擔憂道：「主子，您這樣得罪孫才人，她不會善罷甘休的。」

楚瑤筠再次坐下，把小黑抱在懷裡，感受到牠身軀僵硬，差點大笑出來。

想來他剛才被嚇得不輕吧，堂堂一國之君活得這麼窩囊，也算是一個樂趣了。

至於半雪的擔憂，楚瑤筠毫不在意，隨意道：「先不提孫才人只有從六品，根本做不了什麼，即便她能做什麼，那又如何，我還能比現在還差嗎？」

半雪無言以對，楚瑤筠說的是事實，已經得罪了從三品婕妤，再得罪一個才人，好像也沒什麼影響。

「所以啊，妳就別擔心了，放輕鬆。」楚瑤筠安撫完半雪，就把小黑抱起來，送到面前，輕聲道：「小黑剛才嚇壞了吧，你放心，我是不會傷害你的。」

雖然剛才惡趣味發作，逗弄了皇上一番，但楚瑤筠可沒有忘記這位掌握著她的生殺大權，還是要討好一下的。

辰翼軒剛才被嚇得不輕，至今心裡還在發顫，一點也不想搭理楚瑤筠。

倒是半雪說道：「主子，剛才孫才人說的不無道理，雖然您得罪了李婕妤，得寵的機會不大，可萬一有希望呢？到時候要是因為小黑被皇上厭棄，那可就真的完了……」半雪還沒說完，就發現一人一貓都幽幽地看著她，嚇得她連忙後退一步，勉強道：「主……主子，怎麼了？」

楚瑤筠歎口氣，傻丫頭，我完不完不清楚，可妳要是再說下去妳就完了。

辰翼軒最是小心眼，睚眦必報，半雪真要是被他惦記上，遲早要完。

楚瑤筠歎口氣道：「半雪，妳太想當然了，皇上是不喜歡動物，可他更加不喜歡蛇蠍心腸的女人，如果我真為了他而殺了小黑，我恐怕就真的要無寵終老了。」傻丫頭，小黑一死，辰翼軒也活不成，妳家主子就成寡婦了，可不就是一生無寵嘛。

半雪聞言，臉色突變，歉然道：「主子，是奴婢考慮不周。」

因為受到了驚嚇，辰翼軒一直很驚，直到酉時離開。

一回到甘泉宮，辰翼軒馬上坐起來，大喊道：「王立恩，王立恩，馬上給朕滾進來！」

王立恩被吼得心顫，連滾帶爬地趕緊跑進寢殿，小心翼翼道：「奴才在，陛下有何吩咐？」

辰翼軒臉上怒氣未消，指著御花園的方向，怒聲道：「你馬上帶人去把……」話才說了一半他就頓住了，隨後擺擺手，無力道：「沒事了，你下去吧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王立恩心中疑惑，可面上卻不敢表露半分，恭敬地退出寢殿。

辰翼軒努力平復情緒，他的一舉一動都非常引人注目，他要是真讓王立恩去捉拿孫才人，估計王立恩前腳剛動手，後宮嬪妃後腳就知道了。

一個小小的才人不值得他大動干戈，雖然靈魂穿越的事很奇妙，可保不齊有人會知道，他向來心思縝密，絕對不允許自己有絲毫暴露的可能。

幾個小太監走進絳雪軒，看見楚瑤筠，為首的尖臉太監馬上笑著行禮，「奴才給楚采女請安，給采女道喜了。」

楚瑤筠讓他們起身，疑惑道：「這位公公在哪裡當差，不知我喜從何來？」

尖臉太監連忙說道：「奴才是敬事房的小李子，特意來通知楚采女，皇上今晚擺駕絳雪軒，請楚采女做好準備。」

「真的？有勞公公了。」楚瑤筠先是驚訝，然後有些「嬌羞」道，同時衝半雪使個眼色。

半雪立刻會意，走上前感謝小李子一番，與此同時，袖中滑出一個荷包悄悄地放在小李子手中。

小李子臉上的笑容更深了，「楚采女國色天香，必定是大富大貴之人，奴才就先祝賀楚采女了。」

「借公公吉言。」

半雪熱情地把敬事房的幾個小太監送出絳雪軒，回來後，很是興奮道：「主子，

奴婢真沒想到您會這麼快侍寢，您可是這次新晉嬪妃中的第一人。」

楚瑤筠有一下沒一下地擻貓，臉色平靜。

楚瑤筠剛才只是驚訝了一瞬就鎮定下來了，她早就知道辰翼軒會召她侍寢，只是沒想到會這麼快。

是今天把他嚇狠了，迫不及待想要回報她嗎？

後宮中沒有祕密可言，敬事房的太監剛離開絳雪軒，稍微有點關係的嬪妃就得知辰翼軒今晚會去絳雪軒。

一襲曳地望仙裙、打扮得十分張揚豔麗的張淑妃坐在朝陽宮的大殿中央，聽到下面人彙報的消息，眼睛微眯，疑惑道：「新人已經進宮一個月了，皇上連先皇后的胞妹李婕妤都沒有寵幸，今日為何會想到一個小小的采女？」

張淑妃身邊站著一個尖臉嬪嬪，眼窩很深，神情嚴肅，這人正是張淑妃的奶娘——蔣嬪嬪。

聽到張淑妃的問話，蔣嬪嬪恭聲道：「今日皇上去了一趟長樂宮。」

點到為止，話不用說滿，張淑妃就明白蔣嬪嬪的意思。

張淑妃明媚的臉色微微一變，不屑道：「我們的太后啊，就是閒不住，不好好在長樂宮吃齋念佛，總是想插手皇上的後宮，她也不想想，皇上豈會那麼聽話。」

張淑妃到底是放心了，只要不是辰翼軒另有新歡，她根本不在意一個小小的采女。

蔣嬪嬪僵硬的臉色硬是擠出一個笑容，看起來有些嚇人，附和道：「娘娘說得是，等太后耗盡了和皇上的母子親情，到時候娘娘就離封后不遠了。」

這話算是說到張淑妃心坎裡了，她笑道：「哈哈，那本宮就拭目以待了。」

而另一頭的玉芙宮內，時不時傳來瓷器破碎的聲音，殿內外的太監宮女全都屏住呼吸，生怕主子的怒火燒到自己身上。

「賤人！賤人！本宮就知道她是個狐狸精，遠在絳雪軒都可以勾引皇上。」李婕妤把花瓶用力地扔在地上，大吼道，她頭髮有些凌亂，華麗的宮裝非但沒有顯出她的高貴，反而讓她看上去像個潑婦。

下人都不敢搭腔，等李婕妤發洩完怒火，才有幾個宮女上前收拾地板上的碎片。

一個看上去有些機靈的秀麗宮女，眼珠子一轉，怒聲道：「娘娘說的極是，那楚采女長得一副柔弱樣，實際上卻和那勾欄裡的女人一樣，慣會勾引男人，竟然敢先娘娘一步侍寢，簡直不把娘娘放在眼裡。」

李婕妤本來就怒火中燒，現在又聽到這種話，更是惱怒，手指握緊，咬牙切齒道：

「楚瑤筠，妳竟然敢羞辱本宮，本宮絕對不會讓妳好過！」

聽到這話，底下的一個宮女眼中閃過一絲擔憂，想要說什麼，可看到李婕妤那猙獰的臉色，又把話嚥了回去。

後宮眾人的反應，楚瑤筠並不清楚，她現在正看著一桌的美味佳餚流口水。

「主子，您說他們是不是送錯……了？」

半雪艱難地把視線移開，卻看到楚瑤筠正在吞嚥口水，不由得嘴角抽搐。

「咳咳。」察覺到半雪的視線，楚瑤筠坐直身子，乾咳兩聲，說道：「宮裡的人都長了一個狗鼻子，敬事房的人才走，他們就知道了。」

「可是皇上沒有說要來絳雪軒用膳啊！」這般勤獻得有點早吧……

楚瑤筠搖搖頭，笑道：「他們不過是送來幾道好菜，既能防止皇上突然襲擊，又能討好我，何樂而不為呢？」

半雪聞言，咬牙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一群老狐狸。」

楚瑤筠見半雪臉上浮現明顯的厭惡，語氣認真道：「半雪，這就是在宮中的生存之道，妳要做的不是厭惡鄙夷，而是適應，我們可以不和他們一樣，但必須瞭解他們，知道嗎？」

半雪聞言一愣，微微低頭道：「是，主子。」接著又抬起頭看著和以往不一樣的楚瑤筠，半雪猶豫片刻，還是說道：「主子，您好像變了很多。」

其實在之前看到楚瑤筠對孫才人時，半雪就發現楚瑤筠變了，變得聰明。

要是以前，被孫才人那麼刺激，楚瑤筠早就炸了，更別提把孫才人氣走。

楚瑤筠神色如常，她早就想好了說辭，認真道：「在宮裡，不是我們不爭不搶就可以的，我不希望這輩子連再見爹娘和小弟一面的機會都沒有，半雪，不只是我，妳也必須改變。」

半雪雖然詫異楚瑤筠的改變之快，卻沒有多想，只當楚瑤筠受刺激比較大，突然開竅了，於是她重重地點頭，認真道：「主子，您放心，奴婢一定會幫主子的。」

楚瑤筠微微頷首，表示自己知道，心裡卻詢問系統，「系統，為什麼剛才沒有發出警報？」

她剛才的反應應該違反人設了，原主可不曾說出這樣一番話。

「經系統檢測，宿主並沒有影響劇情。」

劇情？人設？

楚瑤筠覺得自己好像明白了什麼。

一直以來，她都把劇情和人設聯繫在一起，可現在看來，只要不違背劇情，她還是可以適當放飛自我的。

楚瑤筠興致勃勃地問道：「那這麼說，只要我按照原劇情走，其他事情我就可以隨意發揮了吧？」

「理論上是如此。」

哦耶！楚瑤筠忍不住在心裡揮揮小拳頭，雖然毫無顧忌地對人的感覺很爽，可楚瑤筠又不是火藥桶，一點就炸，要是每天都這樣過日子，也太累了。

楚瑤筠非常滿意地享受完一頓美味的晚膳，就被半雪催促著沐浴更衣。

半雪是個盡職的大宮女，對主子簡直是盡一百個心，在楚瑤筠沐浴時，她就把楚瑤筠一會兒需要用到的首飾和衣服搭配好了。

等楚瑤筠沐浴完，半雪一把將楚瑤筠按坐在梳妝檯前，拿起綠檀木梳給她梳頭。

楚瑤筠看著銅鏡中模糊的人影，無奈道：「半雪，沒必要這麼急吧，天還沒黑呢。」

雖然辰翼軒被稱為景朝建立以來最喜怒無常的皇帝，可他也做不到白日宣淫啊，

天不黑，他是不會進後宮的。

半雪卻不贊同，「主子，這可不一定，萬一皇上今日無聊，提前到了呢？主子提前打扮好，也能讓皇上高興不是？」

「……妳喜歡就好。」見半雪頗有些皇帝不急太監急的樣子，楚瑤筠只能任由她去。

不過，半雪註定要失望了，雖然她熱情高漲，可也擋不住楚瑤筠只是一個小小的八品采女，而且家世還不高。

楚瑤筠的妝匣裡只有寥寥幾件首飾，這還是楚夫人從嫁妝裡翻出來的，衣服能拿出手的更是只有一件月白色紗裙，這是進宮前楚夫人拉著楚瑤筠新做的。

興致勃勃打算大幹一場的半雪，最後只能給楚瑤筠梳了一個飛仙髻，把少女的清純絕色表現出來。

實在沒有那麼多亮眼的首飾，半雪索性一咬牙，只用了一支珠花簪固定住頭髮，便沒有再用其他。

楚瑤筠站起身，雙手展開平攤，任由半雪為她穿上月白色紗裙，等繫好絲帶，半雪後退一步，繞著楚瑤筠轉了一圈，笑道：「好了，主子覺得怎麼樣？」

楚瑤筠早就知道半雪的手很巧，可等她仔細看看自己的裝扮，還是忍不住豎起大拇指，讚歎道：「半雪，妳太厲害了。」

楚瑤筠因為得罪李婕妤，絳雪軒的宮女太監走了很多，楚瑤筠能用的人其實只有半雪一個，也幸虧半雪手巧，要不然楚瑤筠估計都沒辦法見駕了。

楚瑤筠是很漂亮，可面見皇帝、太后以及眾多高位嬪妃時，盛裝打扮是最基本的要求，與相貌無關。

一切打扮妥當，就只差辰翼軒這個束風了。

現在是戌時初，天剛剛擦黑，楚瑤筠估摸著辰翼軒最起碼還要半個多時辰才會到，她也不著急，拿出從家裡帶來的書細看。

原主雖然性格不好，可她父親是正經的進士出身，從小培養原主，讓她養成愛看書的習慣，而楚瑤筠同樣喜歡看書。

原主從家裡帶來不少書，除了女子必看的女子四書《女誡》、《內訓》、《女論語》和《女範捷錄》外，還有很多介紹各地風土人情、有趣故事的書籍。

繼承了原主記憶的楚瑤筠，認字一點困難都沒有，只是沒看到其他小說中經常提起的話本子，楚瑤筠有些失望。

記得原主是有那些東西的，看來進宮之前都被楚夫人給偷偷處理掉了。

楚瑤筠看各地的故事看得起勁，半雪卻沒有她那般好心情。

半雪不僅讓三個小太監守在絳雪軒門口，隨時彙報消息，她自己也坐不住，在大殿門口來回走動，眼睛一直瞟著外頭。

甘泉宮。

盡職盡責的王立恩在看到外面的天色後，輕聲提醒道：「陛下，已經戌時正了，您之前翻了楚采女的牌子。」

辰翼軒聞言手下一頓，他把這事給忘了，之前他氣得恨不得把孫才人大卸八塊，後來又連續批改奏摺，完全忘了他今天召了楚瑤筠侍寢。

辰翼軒放下朱筆，站起身，嘴唇微勾，「擺駕絳雪軒！」

「是。」

「主子，主子！」

楚瑤筠正沉浸在書中的世界，被半雪打斷，不禁皺著眉頭抬起頭，看向半雪。

半雪急忙道：「主子，皇上快到門口了，您該接駕了。」

楚瑤筠愣了幾秒才反應過來自己身在何處，她放下書，順著半雪攙扶的力氣站起來，隨著她一起走出大殿。

等楚瑤筠走出絳雪軒，辰翼軒的龍輦正好落下，楚瑤筠微微抬頭，就看到一個身影走下來。

明黃色的華服勾勒出他挺拔的身材，稜角分明的臉龐，那一對桃花眼看著人時總是帶著無限深情，薄厚適中的嘴唇微微勾起。

楚瑤筠忍不住深吸一口氣，這男主長得太犯規了，他不是顏控都差點被勾引。

「臣妾給皇上請安。」楚瑤筠憑藉強大的意志力回神，連忙向辰翼軒行禮。

後面的宮女太監早就跪下了，他們可不像楚瑤筠一樣大膽，根本不敢直視聖顏，一看到龍輦，二話沒說，直接跪下。

辰翼軒不愧是完美的情人，看到楚瑤筠行禮，他快走幾步，握住楚瑤筠的手將她扶起，桃花眼帶著笑意道：「愛妃免禮。」

楚瑤筠低著頭，臉上帶著一抹羞紅，做出十分羞澀的樣子，小聲道：「謝皇上。」

辰翼軒似乎很滿意楚瑤筠的樣子，大笑兩聲，拉著楚瑤筠走進絳雪軒。

半雪和王立恩則識趣地後退幾步，跟在他們後面。

走進大殿，辰翼軒一眼就看到窩在地上的小黑，眉頭一挑，彷彿隨意道：「愛妃還喜歡養貓？」

這話一出，王立恩和半雪均是臉色一變，王立恩是可惜楚瑤筠這樣的美人這般愚蠢，竟然不知道皇上的喜好，半雪則是絕望，她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。

只有楚瑤筠面色不變，柔聲道：「是啊，有貓兒陪著臣妾，倒也不算無聊。」

楚瑤筠看著辰翼軒和小黑一人一貓對視，差點笑出來，你們可是「好哥倆」，不用見外。

辰翼軒聞言，滿意地點點頭，「朕平日政務繁忙，沒時間陪愛妃，有這貓兒替朕陪著愛妃倒也不錯，愛妃好好養著吧。」

「是，臣妾遵旨。」

楚瑤筠忍不住腹誹，切，說得跟你平時除了處理政務，就只來絳雪軒似的，臉皮真厚。

楚瑤筠對景泰帝的話不感冒，可不代表其他人沒反應，王立恩都傻眼了。

王立恩忍不住看看楚瑤筠，暗歎自從辰翼軒登基後，後宮嬪妃就不曾有一人養貓狗，這樣的平衡看來要被打破了。

半雪才進宮，對皇上的喜惡不甚瞭解，她只知道自家主子沒有被皇上嫌棄，不由得鬆了口氣，她就怕皇上直接甩袖離開，那樣的話，自家主子就真的沒有機會了。

CrescentFamily